

一份凄美纯真的爱情，一段波澜壮阔的人生，一曲青春飞扬的赞歌

铁血清流

王申来 胡夏娟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铁血清流

王申来 胡夏娟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铁血清流 / 王申来, 胡夏娟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5060-9470-2

I. ①铁… II. ①王…②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8758 号

铁血清流

(TIEXUE QINGLIU)

作 者: 王申来 胡夏娟

策 划 人: 陈丽娜

责任编辑: 陈丽娜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政编码: 100007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9470-2

定 价: 36.00 元

发行电话: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85924602 85924603

目 录

第 一 章	王老汉失踪	1
第 二 章	神秘的麻楼塔	8
第 三 章	勇闯虎穴	18
第 四 章	紧急转移	33
第 五 章	惊天阴谋	43
第 六 章	逃出魔窟	54
第 七 章	托马斯	60
第 八 章	野人	68
第 九 章	特殊的洞房	79
第 十 章	王俊康患病	86
第 十 一 章	忍辱负重	91
第 十 二 章	连环阴谋	100
第 十 三 章	躲在暗处的黄雀	112
第 十 四 章	我是一个好人	118
第 十 五 章	夺命的苏联来客	125
第 十 六 章	一个死去，一个出生	136
第 十 七 章	古灵精怪的小孩	142
第 十 八 章	人穷志不穷	147
第 十 九 章	善意的谎言	156
第 二 十 章	小小男子汉	161
第二十一章	白定云去世	167
第二十二章	又一位“战士”倒下	176

第二十三章	别出心裁的家访	188
第二十四章	西藏情殇	195
第二十五章	信中托孤	209
第二十六章	参军入伍	217
第二十七章	二环与三环的对决	225
第二十八章	初露头角	231
第二十九章	融合的五环	239
第三十章	命运的巧妙安排	243
第三十一章	二十七条丝巾	255
第三十二章	十年后的重逢	272
第三十三章	浮出水面的爱情	282
第三十四章	再次天各一方	298
第三十五章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306
第三十六章	遗憾落幕	311
第三十七章	同仇敌愆	323
第三十八章	因为爱情	330
第三十九章	另一种研究思路	341
第四十章	龙耳草	344
第四十一章	控制的情欲	352
第四十二章	以身试药	360
第四十三章	历史的真相	370
第四十四章	永远的和平	383

第一章 王老汉失踪

歌德说：“人们凭着聪明划出了一道道界限，最后又用爱把它们全部摧毁。”

一九三四年的冬天，具体日期已经无从考证。时近黄昏，刚下过一场鹅毛大雪，凛冽的北风一个劲儿地刮着。一支庞大的队伍正徒步行走在中国东北的黑土地上。队伍里有老人，有小孩，有女人，还有几头牛、几匹马和几条狗，但更多的是正值壮年的男人。队伍时而向北，忽而又向东，不久又折回原来的路线，有时还会朝西拐过去，但总的来说还是在向北走。路线的曲折透露了人心的茫然。地面上除了积雪，就是这支自发集合成的队伍在雪地上留下的深浅不一的脚印。谁也不敢擅自偏离大部队，在异地他乡饥寒交迫的时候，任何冒失的想法和行动，都有可能把自己带入绝境。

他们就像是一群漂泊无依的大雁，在陌生的土地上，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一个巢穴。

队伍里有一个看上去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叫王立清，和父亲王维正一起从山西逃难到关外。王立清面容俊秀，目光坚定，除了一头略微卷曲的头发，一点都没有家乡人带有的北亚人的容貌特征。王立清个子不高，但力气很大，瘦弱的肩膀两侧挂着两个很大的包袱，手里牵着一匹快要瘦成一架骨头的小马。这匹小马是他昨天在路上捡到的。他看到它的时候，它孤零零地站立在雪地里。小男孩走过去，牵起马脖子上系的绳子，绳子一动，小马就跟着他走了。小马太小了，如果有人认为它是一条大狗，别人也不会表示什么异议。但它很温顺，从来不叫一声，这就证明它不是狗。

自从多了这匹小马，王立清行走得就更费力了，但他还是不愿意丢掉这匹被人遗弃的小马，他如果不要它了，那就意味着他要把它交给死亡。他还想，如果他在黑土地上饿死了，它也许还能为他伤心地哀叫几声。

他总是认为，人的贪欲比牲畜多，牲畜的良心并不比人少。

大概走了七八里地，小马忽然倒下了。

一位拄着一根用树枝做成的手杖的老人蹲在小马身边，扒开小马无力的眼皮

看了看后，惋惜地说：“这匹马病得很重，快不行了，依我看，还是找个地方把它埋了吧。”

王立清擦了擦眼泪，他背起了小马，倔强地说：“小马，你病了，我这去找医生给你治。”

王立清不知道可以医治小马的医生在哪里，他只知道自已绝对不能停下。走了半个多小时，他来到了一片没有冰冻的湖边。湖水一望无际，犹如一块鲜亮的蓝绸覆盖在白茫茫的大地上。王立清把小马放在湖边，用手捧起一捧湛蓝的湖水，一滴一滴喂进小马的嘴里。小马没有反应。王立清又捧了一捧湖水，强行灌进小马的嘴里。小马的身体已经发硬了。王立清跌坐在雪地里，悲伤地哭了起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王立清止住了哭声。他缓缓地抬头，凝视着那片湛蓝的湖水，轻轻抚摸着小马稀疏的皮毛，撇着嘴巴说：“我要给你好好洗个澡，让你干干净净地走。”

王立清挽起棉袄的袖子，撩起温热的湖水，仔细清洗着小马的身体。他那庄严的神情，俨然是给一位已经逝去的至亲的人进行最后一次净身。

忽然，小马的两只前蹄在王立清的怀里微微地动了一下，王立清撩起湖水的手不敢动弹，他担心是自己产生幻觉了。他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周围的动静，小马的鼻腔里发出了细如游丝的呼吸。他惊喜地把目光转移到小马脸上，小马紫黑色的嘴唇轻轻地张了张，紧闭的眼皮也动了动，然后慢慢睁开了眼睛。它转动了一下脖子，无限依恋而感激地仰望着王立清。

“小马，你活过来了？这真是太好了！”王立清激动地抱着小马。

“是湖水救了它。”一个陌生的声音在王立清身后响起。

王立清回头去看，一个背着背篓、手拿镰刀、年过五旬的男人捋着花白的胡须，站立在他的身后。

“您说什么？湖水救了小马？”王立清疑惑地望着这位犹从天降的老人。

老人微笑着点了点头，不慌不忙地说：“这个湖叫净源湖，一年四季从不冰冻，湖水里生长着许多奇异的草，尤其是一种叫龙耳草的水草，自身不仅可以解毒，还向湖水和土壤里释放一种稀有的解毒物质，使得湖水和生长在周围的野生动植物都具有治疗疾病的奇效。你刚才给这匹马喝了净源湖的水，又用湖水给它擦了身体，它才活了过来。所以我说，是净源湖救了它。”

“这个湖水的水可以治病救人？”王立清充满敬畏地俯视着眼前这片清澈见底的湖水，果然，在岸边的湖底，生长着许多翠绿的水草。其中有一种体积最大

的草，碧绿如玉，叶大如掌，茎粗如大葱，这大概就是那位老先生说的龙耳草吧？这么冷的天，这些水草居然像生长在春天里，丝毫没有枯萎的样子。多么顽强而神奇的水草，他和父亲从山西来到关外，不就是为了寻一处可以存活的地方吗？这不正是命运对他的启示吗？湖水救了他的小马，自然也可以保护他们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他决定不走了，他要在净源湖边安家，在这片具有传奇色彩的湖边生活下去。

王立清蹲下，捧起那甘甜的湖水，大口大口地吮吸着。一股温热的水流沿着食管流遍了他的全身，顿时，他觉得神清气爽，疲劳全消。

“这湖水真的太神奇了！”王立清兴奋地站起来，回转身，想再多打听一些关于净源湖的事情，但先前与他说话的那位老先生已经走远了，只留下一个背着背篓的背影在雪地里越来越小。

王立清牵起小马，急切地朝父亲和逃难的人群跑过去。他要告诉所有的人，他们找到家了，他们有家了……

净源湖北浅南深，水域宽广，南北长三百多公里，东西宽四十多公里，最深处达六十多米。在净源湖的西边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名字叫临湖镇，临湖镇率属于前进县，东临净源湖，西部是一座海拔六百多米的大黑山，北部和南部则是浓荫蔽日的树林，树林里生活着大量野生动物。

临湖镇里的居民大多是闯关东的难民，当初逃难到此的时候，由于净源湖里的水把一条濒临死亡的小马救活了，他们像是感受到了上天的神谕，就选择了留下。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临湖镇里已经居住了七百多户人家。

在临湖镇中部有一座宽敞的院落，这就是王立清的家。王立清来自山西大同，在临湖镇已经生活了十年，个子比闯关东时足足长高了一头，结实的骨节被薄厚适宜的肌肉恰好裹住，青色的血管在白皙的肌肤下面有力地扩散开去，一股永远也不会耗尽的力量伴随着体温充盈在他健康的毛发间。稳重眼神既有农家人的勤劳，又有着名门之后的贵气。凡是认识王立清的人都知道，他的运动系统要远远高于他的语言系统，能用姿势表达的，他绝不用嘴巴去陈述。

院子里东墙角有一棵几百年的老松树，平日里是用来拴马的。那是一匹小马，很瘦，性格温和，王立清从来不骑它，也不让它驮什么重物，只是把它当朋友一样喂养着。小马和王家父子相处得很是融洽。天气好的时候，王立清还会带着小马到林子里和山坡上散散步，让小马呼吸呼吸野外的空气，吃点鲜嫩的青草。小马一天天地丰满了起来。

父亲年纪大了，王立清有了烦恼和心事，就喜欢跟小马倾吐一番。每次，小马都像人一样耐心地凝视着王立清，听到伤心处，小马还会懂事地打两个响鼻，来安慰心情低落的主人。王立清越来越相信自己当年的推测：如果有一天他死了，小马一定会为他悲鸣的。

可有一天夜里，小马却突然死了。它是站着死的，就像当年王立清在雪地里捡到它时的那个姿势，只是，淹没小马蹄子的不是白雪，而是殷红的马血。小马彻夜凝望着王立清的房间，没有叫一声，也没有轰然倒地。

当王立清早上起来去看望小马的时候，小马睁着的两只眼睛里还在一滴一滴地往外淌血。没有血的小马又瘦回成了原来的样子。

王立清哭着用袖子去擦小马的血泪，边擦边哀求地哭喊：“我还没有死，请不要这样子！”可死不瞑目的小马还是血流不止，直到流尽最后一滴热血。

王立清背着小马冲到净源湖边，像当年那样喂小马喝湖里的水，用湖水给小马擦身体，但一切都是徒劳的，小马早已经没有了呼吸。

小马死后，王立清把它埋葬在了镇子北边的树林里。他沉默地坐在小马的坟前，流着泪吹着伤感的口琴，一直到太阳落山。王立清想不通，为什么小马会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死得这样离奇，死得这样惨虐！

小马死后，王立清的话就更少了，但镇民们依然喜欢和王立清在一起，就连只有一墙之隔的少女白定云也喜欢找各种理由接近王立清。

墙壁西边是白定云的家，庭院的结构和王立清的庭院完全对称，但屋中的摆设却截然不同。白定云的屋子里只有一些渔网、鱼叉、鱼钩、箩筐、一个手提煤油灯和修理木船的工具，这是父亲白福德去世时留给她的唯一的東西。王立清的屋子里则摆满了各种来自国外的稀罕物件，什么美国的茶杯了，澳大利亚的剪刀了，法国的酒壶了，爱尔兰的地毯了。这些漂洋过海而来的物品都是王立清结交的外国朋友送给他的礼物，同时也为白定云提供了接近王立清的理由，她有时间为什么把这么好的毛毯铺在地上，而不是盖在身上？有时问那把黑色的大剪刀为什么那么重？但当她看到酒壶上雕刻的袒胸露乳的外国女子时，她就红着脸，闭口不言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一天，王立清的父亲王维正突然失踪了。

临湖镇消失了一个大活人，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怪事。镇长孟江海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即召集了几十个行动麻利的人手，举着火把，连夜搜寻开来。树林里的动物们远远地看到火光就吓得逃窜而去，它们不怕人，但却怕人手里的火。

天已经亮了，孟江海的贴身跟班春树气喘吁吁地跑来汇报搜寻的结果：“孟

爷，兄弟们已经搜遍了所有的山头 and 树林，还是没有找到王大伯。”

孟江海是临湖镇上最有威望的人，虽然年近六十，但头发黑密，精力旺盛，声如洪钟，皮糙脚大，往人前一站，就有一种透骨的威严：“回镇上多召集一些人手，我就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能凭空消失了。”

半个月后，王立清在一片杂草丛生的树林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父亲，立即把父亲背回了家。

王维正一动不动地仰躺在床上，衣衫褴褛，头发已经脱落了大半，裸露出各种形状的肉色头皮，在两侧鬓角处，已经隐约可以看到几根弯曲的白发。王维正那张国字型的脸像是被割裂开，左半边脸还保留着人脸的模样，颧骨突出。右半边脸浮肿得厉害，隆起的脸颊上生着许多奇形怪状的疮口，有的疮口刚刚结疤，显得很很狰狞，有的疮口已经溃烂，覆着一层白色的黏膜。几道深黄色的脓液沿着细长的脖子淌下来，散发出一股扑鼻的恶臭。虚胖的下嘴唇呈暗紫色，杂乱的胡须把上嘴唇盖住，两只眼睛奇怪地向外鼓着，左眼的瞳孔几乎全部露在了眼皮外面，血丝像蜘蛛网一样缠绕在眼球上，阴森恐怖。右眼的瞳孔因为眼皮浮肿只露出了一半。一张血肉模糊的大嘴在艰难地喘着气。

王立清用毛巾擦拭父亲那张惨不忍睹的脸。每当毛巾碰到王维正的皮肤时，他的头都会轻微地像触电似的颤抖一下，但很快就会恢复平静。从王维正狰狞变形的面目上，实在无法判断他是清醒着还是昏迷着。

孟江海带着镇上最好的大夫过来了。大夫把了把王维正的脉，解开他的衣服，戴上眼镜儿细细检查了王维正身体上的那些疮口，又掰了掰王维正的眼皮，最后无奈地摇了摇头。

“李大夫，真的没有希望了吗？”孟江海看见李大夫把听诊器放进了箱子里，但并没有把开药方的本子拿出来，就知道事情不妙。

“拖不了几日了，准备后事吧。”李大夫叹了一口气，提着药箱子，走了。

孟江海安抚着悲痛的王立清：“我这就叫春树把湖东的郑大夫请过来。喜武小时候有一次溺水，别的大夫都说没有救了，是郑大夫把他从鬼门关给拽了回来。”孟江海有一对孪生儿子，孟喜文和孟喜武，孟喜文好赌成性，孟喜武喜欢沾花惹草，兄弟俩都没有娶妻。孟江海四十岁那年又有了一个女儿，取名琳儿，希望她能如一块美玉一样。

春树回来禀报说他没有找到郑大夫，谁也不知道郑大夫去了哪里。

王维正高烧不退，咳嗽不止，汗毛比较重的地方开始出现红斑水泡，全身开始溃烂，青筋像蚯蚓一样暴起，然后一根一根地断裂，暗红的血液从各个疮口流

溢出来。王立清觉得这些混着脓水的血液仿佛是从自己的心脏里挤出来的。半夜刮起了大风，小镇上飞沙走石，狗吠声让一盏盏煤油灯在黑暗中慌乱地亮起。

王维正突然睁开了像鱼一样的眼睛，盯着儿子，张开了嘴，喉结艰难地上下滑动着，但始终发不出一个字。王维正一把抓住了儿子的手，浮肿的眼睛溢满了急迫。他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一前一后搁在儿子的掌心里，集中全身的力气，轮流按压了下去，王维正的身体发出一阵强烈的颤抖，他张开嘴巴，瞪大眼睛，痛苦而费力地挤出几个模糊的字：“通知……孟……镇长……”

王维正的胳膊垂了下去，呼吸也随之终止了。

“爸……”王立清跪在了地上。

王维正孤独地躺在一口松木棺材里，这是孟镇长专门嘱咐人定做的，采用的是当地最好的红松，这是他为这位异乡的老人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了。棺材放在两条长木头板凳上。王立清披麻戴孝，跪在棺木前，凹陷而红肿的眼睛凝视着棺材下面那盏昏黄的长明灯。窗外，飘起了冷冷的春雨。

孟江海走了进来，对着王维正的遗像鞠了三个躬，然后走到王立清身边，沉重地说：“李大夫说，你父亲是中毒而亡。”

王立清的两只耳朵快速动了一下，这是他对不寻常事件的习惯性反应。

“这种毒不像是蛇毒或野蘑菇的毒，”孟江海停顿了一下，看着王维正的遗像，继续说，“你应该去调查一下，不能让你父亲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

王立清攥紧了两只大手，一对乌黑的眉毛在忧伤的眼睛上怒跳了一下。

“孟爷，一切已准备妥当了。”春树走进来，向孟江海请示。

“先钉棺吧。”孟江海对王立清说完，吩咐盖棺的几个人进屋来。

王立清站起来，接过春树手里的锤子，走到棺木前，紧紧地盯着那几根长钉。他觉得这些铁钉仿佛不是钉在棺木上，而是扎在了他的心里。王立清举起了手中的锤子，朝着凸起的长钉砸下去，锤子砸到了棺木上，长钉纹丝未动。王立清做事精巧是众所周知的，即使闭着眼睛，锤子也不会打歪，更不会落空。王立清的嘴角抽动了两下，泪水流出了眼角。他全身的骨骼都在发抖，牙齿碰得咯嘣咯嘣响。

钉棺之后是踩棺，由死者的后人站在棺木上面用力踩踏几下，死者在通往黄泉的路上就不会害怕了。王立清扔下锤子，撑着棺木的一角，一跃跳到了棺木盖子上。只见王立清双脚并拢，俯视着棺木，从王维正的头部踩向脚部，每踩跳一下，他都高喊一句：“爸，别怕！”

王立清高大的身躯在棺木盖子上踩踏着，一种永别的伤感在送葬人的心底里

弥漫着。当王立清踩到父亲脚底的棺木盖上时，棺下的人告诉他可以下来了，但王立清就像是没有听到一样，转回身，倔强地向父亲的头部继续踩跳过去。王立清相信，多踩跳一下，父亲就会多一点勇气，那条阴森恐怖的黄泉路就不会那么难走了。

雨停了，湿淋淋的山坡上弥散着野草和泥土的气息，还透着一股嗖嗖的凉意。王维正的坟坑前站满了人，每个人的神情都是那么庄严、肃穆、哀痛。

黑黄的泥土一铲一铲地覆盖在墓底的棺材上，漆黑的棺木盖子渐渐看不见了。当最后一点漆黑的颜色也被土粒遮住时，王立清鼓起腮帮子，脸涨得通红，高喊着“父亲，走好”，像一架刚硬的磕头机器一样，一个接一个地磕起了头。每磕完一个头，王立清都大声喊一句“父亲，走好”，像是艄公的号子，在天地之间响彻。王立清喊了无数遍，虽然嗓子已经嘶哑，虽然额头上磕出了血，但他就是不肯停下来……

下葬结束，满心悲痛的王立清站起来，向前来送父亲的镇民三鞠躬，感谢大家对父亲的情义。王立清鞠完第一个躬，直起腰，抬起头，突然看见在送葬人群后面站着两个帽檐压得很低的人，一个体型瘦长，一个相对矮胖。虽然看不清这两个人的脸，但从他们的动作里，王立清断定他们不是小镇上的人。王立清是一个对动作很敏感的人，他识别每个人的动作就像信鸽识别路线一样准确。如果不是小镇上的人，那他们会是谁呢？为什么会来参加父亲的葬礼？是恰好赶上，还是有意而来？他们和父亲的死会不会有什么关联？王立清不由得又望向这两个正在交头接耳、鬼鬼祟祟的人。只见他们穿着与镇民差不多的服装，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偷窥和猥琐的意味。每当发现王立清的目光朝他们射过来，他们就会尽量压低帽檐，不与王立清的目光对视。这样欲盖弥彰的动作更加重了王立清对他们的怀疑。

等他再鞠完第二个躬后，那两个神秘的人就不见了。

第二章 神秘的麻楼塔

晚上，王立清躺在床上，辗转难眠。

这一切不是太奇怪了吗？父亲在这里住了十年，对周围的地形是了如指掌，怎么会失踪了呢？这些日子里，父亲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父亲中的是什么毒？下毒的人是谁？王立清多么希望父亲能给他托一个梦，告诉他发生的一切。他闭上眼睛，想让梦境早一点来临，可是越想睡，越是睡不着。他一闭上眼睛，就看到父亲那双快要爆破的眼球和满身溃烂的疮口。不管父亲经历了什么，都一定是极其恐惧和残忍的。想到父亲承受的一切，王立清痛苦地流下了眼泪。

在王立清儿时的记忆里，父亲王维正不苟言笑。很多时候，王立清觉得，父亲是不喜欢自己的。在老家山西，他和父亲之间最温情的画面就是那个温暖的冬日黄昏。那年王立清六岁。父亲把正在院子里玩雪仗的王立清唤到了跟前，弯下腰，拍了拍儿子手指上的雪，把儿子冻得通红的手指放在嘴边，用热气呵了几下。他拉起儿子的小手，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直立在了儿子的掌心里。

“这是‘立’。”王维正两根手指并排静止在儿子的掌心里，以一种少有的温柔声音说道。

“这是‘跳’。”王维正的两根手指反复在儿子的掌心里同时升起再落下。

“这是‘跑’。”王维正的两根手指用力压着儿子的掌心，一前一后快速交替着向儿子的手腕方向挪过去。王立清感觉掌心里痒痒的，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记忆里的笑声催生出了现实里顿悟的光芒，王立清猛然坐了起来，他想到父亲去世前使出全身的力气用两根浮肿的手指交替按压着自己的掌心，父亲一定是想告诉自己什么。“立”“跳”都不需要交替用力，显然不是父亲要传达的意思，那么剩下的就只有“跑”了。对，父亲一定是经历了什么危险，并且意识到这种危险即将降临到全临湖镇居民的身上，所以父亲才让自己通知孟镇长。王立清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他在父亲的葬礼上看到的那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他有一种预感，这两个人和父亲拼尽全力想要传达的危险信号是有关系的。

王立清穿上衣服，简单收拾了一点衣服，准备把父亲的遗言告知给孟镇长以

后，就到外面躲避一阵子。

夜空中没有月亮，幽暗寒凉的夜里，只有隔壁院里还亮着微弱的煤油灯光。王立清决定先通知姚大妈和定云妹妹尽快离开这里。

“你们收拾一下，我一会儿来接你们。”王立清只留下这句话，就大步走了出去。

孟江海的家住在小镇东头，门口有一对石像狮子和一对大红灯笼。听完王立清的汇报，孟江海立即着手进行安排。不管是真是假，作为一镇之长，他必须为全镇老百姓的性命负责。所以，在王立清和姚菊香母女离开临湖镇后不久，孟江海就遣散了镇民，让大家到外面躲一阵子再回来。

王立清带着姚菊香母女离开了临湖镇，三个人走在一条偏僻的小路上，夜色还没有完全散去，但仅凭庄稼人的嗅觉，他们也能知道小路两旁簌簌作响的就是高粱。

一阵急切而零碎的脚步声在小路上迎面响起，打破了黎明前的最后一丝宁静，王立清的耳朵急速动了一下，转头对白定云使了一个眼色，三个人就躲进了高粱地里。王立清对声音极其敏感，他能从人的脚步声里推测出走路人的心理，这渐行渐近的脚步声带有某种阴暗的节奏。

王立清一只手轻轻拨开一棵高粱杆，借着黎明微弱的光线，他看清了发出脚步声的主人，是他们！王立清想起了在父亲的葬礼上看到的那两个站立在人群最后方鬼头鬼脑的人。他们不是昨天刚到过镇里吗，怎么今天又来了？而且还带着满心的焦急。正在王立清思索的时候，那两个人开口说话了，他们说的是日语。体型瘦长的人说今天必须把他找到，矮胖的人说希望很渺茫，瘦高个儿接着说，让麻楼塔逃掉是他们两个人的失职，找不到他，他们两个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谈话声越来越小，终于归于沉寂。

三个人从高粱地里回到了小路上。边向前走，王立清边回味刚才那两个人的谈话。刚才那两个人说的是日语，很有可能是日本人。他们要找的人是谁？谁是“麻楼塔”？是那个逃跑的犯人的名字吗？日本人为什么要抓“麻楼塔”？一连串的疑问在王立清的心里盘旋着。

临近黄昏的时候，王立清他们已经走到了一片荒寂的山脚下。他们要尽快找到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否则当夜晚降临的时候，他们就要再次感受春寒的侵袭了。

太阳落山前，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被野草掩盖的山洞。山洞外面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沿着山石逶迤而下。洞口恰好容一个人只身进入，山洞里面空

旷幽深，风从洞口吹进来，又在洞里消隐而去。经常能听见水滴从洞顶滴落进山洞里一条很大的湖泊里，滴水的回声让人产生一种缥缈遥远的感觉。由于不熟悉洞里的地形，再加上光线昏暗，王立清和白定云商量后，就在洞口一个比较平坦的大岩石上铺了一些稻草，算作三个人的床铺了。因为面积狭窄，王立清不能和她们母女分开睡，姚菊香睡在中间，白定云睡在最里面，王立清睡在距离洞口最近的位置，一旦夜里有什么紧急情况，他好保护母女俩。

半夜里，起风了。突然，山洞里发出了阴森恐怖的呜咽声和咕噜声，山洞外面不时地响起狼的嗷叫声，白定云吓醒了，也被冻醒了，她伸手摸摸母亲，母亲的铺位是空的。

“妈！”白定云猛地坐起来，惊惧地喊道，山洞里响起了一连串更为惊悚的回声。

王立清也一骨碌坐起来，发现姚菊香不见了！洞口的火堆还没有熄灭，他们立即站起来，开始在山洞里寻找。王立清拿起地上的一根木棍，伸进火堆里将其引燃，就和白定云朝山洞深处走去。

“妈……”白定云每喊一声，内心的绝望就增多一分。她开始边跑边哭边喊。

王立清走到洞里的湖泊前，洞顶的水还在不停地滴落。他把手里的火把向前伸去，发现一条红色的腰带遗落在湖边。他唤来白定云，白定云确认这就是母亲的裤腰带。王立清把火把塞给白定云，甩掉上衣，一个猛子扎进了湖底。白定云跪在地上，捧着母亲的裤腰带，一声声呼唤着母亲。几分钟后，王立清浮出了湖面，肩膀上背着的正是已经昏迷的姚菊香。

王立清把浑身湿透的姚菊香平放在地上，姚菊香已经失去了知觉，皮肤像冰块一样凉，嘴唇已经发紫，脸颊苍白无血。王立清使劲儿按压着姚菊香的心肺，姚菊香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反应，她的灵魂还遗落在湖里。可怜的老人，只是要在这个陌生的山洞里找一个可以解手的角落，却不承想一不留神跌入了湖里。

王立清停止了无用的急救，抱歉地望着白定云。白定云心碎地扑到母亲冰凉的尸体上。母亲是她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呀，命运为什么如此残酷，父亲死于洞外的湖水，母亲死于洞里的湖水，水，本来是滋养万物的源泉，却为何偏偏夺去她最爱的亲人！

王立清在山上找了一个幽静向阳的位置，和白定云一起安葬了姚菊香。走在回山洞的路上，面对这个和他身世同样可怜的姑娘，王立清的心里突然有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感。除了他，她再也没有别的人可以依靠了。他想告诉她，他会一直陪着她，保护她，照顾她。他的手伸向了白定云的肩膀，却又忽然停了下

来，父亲的死还没有弄明白，他现在就给她承诺，岂不是太冲动了吗？王立清恢复了一贯的沉默，和白定云回到了山洞里。

过完母亲的头七，白定云跪在草席上默默整理着母亲的遗物，睹物思人，她又默默地垂起眼泪。

王立清背过身去，假装往火堆里加柴，他不知道该对白定云说点什么，失去母亲的哀伤又岂是几句话可以缓解的。他慌张地看着山洞的石壁，很快又把目光转到湖泊的方向，担心这样无言的提示再次勾起白定云的痛处，他最后把目光放在面前飘忽不定的火焰上，又觉得这样过于僵硬和扭捏，他一直以为最难控制的是自己嘴巴里那条笨拙的舌头，没有想到，比舌头更难驾驭的是自己的目光。

抚摸着母亲的遗物，白定云哭出了声，从今以后，她再也没有亲人了。

听到白定云的哭声，王立清的心慌乱了起来，他把拨火的木棍放下，转过身，向草席走去。他站立在她的面前，欲言又止，看着她的眼泪一滴一滴坠落在姚大妈的衣服上，却又不知如何开导她，王立清挠了挠头，着急地搓着手。

白定云红肿的眼睛里不停地流出悲伤的泪水，父亲死了，母亲又去了，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岁月，她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如何活下去？

“定云妹妹，你别哭……你别哭啊……”王立清绞尽脑汁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却更加紧张了，他不知道接下来再说些什么，只能尴尬地站在那里。

白定云哭得更伤心了，她把母亲的遗物紧紧地贴在满脸泪水的脸上。这么多年，都是她和母亲相依为命。是她没有把母亲照顾好，才让母亲意外身亡，她是天底下最不孝顺的女儿，她无法原谅自己。

王立清明白白定云的痛苦，他们是同命相怜的人。父亲王维正也是因为他的疏忽大意才离奇失踪并凄惨离世的。到现在，他也无法释怀，他将一辈子活在自责的阴影里。

父亲走了，姚大妈也去了，只剩下他和白定云孤零零的两个人了。同样的不幸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是攀爬上同一条船的落水者，无论前方是风平浪静，还是惊涛骇浪，他都不会丢下她而独自逃生。他会背着她、托着她、举着她、夹着她，一步一步游向生命的浅滩。只要他还有一口气，他就要带着她朝前走下去。

“定云妹妹，不要太难过了，你还有我……”王立清扶着白定云的肩膀，拿出一个男人在痛苦面前最大的坚强。

白定云停止了哭泣，眼泪汪汪地抬头望着王立清。这个不苟言笑的男人在她

即将坠入命运深渊的时候突然向她伸过来一只手，死死地抓住了她，不让她掉下去，不让她绝望，不让她死去。她发自求生本能地看着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他，她看见他在风雪之中把摔倒在地上的她抱起来，她看见他光着脊背在火炉前打铁，她看见他埋葬父亲时撕心裂肺的呐喊，她看见他在危险来临之时坚决要带她们母女俩一起走，她看见了一束光，她看见了一盆炭，她看见了他变成了早逝的父亲，又看见他变成了慈爱的母亲。她扑上去，搂着他的脖子，把脸埋在他的胸膛里，像是一个无助的孩子，哀怜地央求着：“不要走，不要离开我……”

王立清的心一颤，他感觉到一股巨大的痛苦正在撕咬着白定云的心，那是她的悲哀，也是他的悲哀，那是她的不幸，也是他的不幸。他拥抱着她，就像是拥抱着另外一个自己，那份压抑在心底的凄凉和发自人性的悲悯不可遏制地喷发了出来。他猛地抱紧了她。

他们贴紧了彼此的嘴唇，刚刚纠缠了几下，就同时推开了对方。他们默默地凝望着彼此，泪水在两个人的脸上奔涌而下。他们在彼此的眼睛里看见了痛苦和哀伤，也看见了一缕微弱的希望，他们要给彼此力量，要一起爬过命运的沼泽。

不知道是谁先卸去了身上的屏障，他们把注满了痛苦的真实的肉体完全袒露给了彼此。他们都饥渴地想要立即寻找到一个出口，把心中翻涌的痛楚全部倾倒出去。他们慌乱地摸索着，颤抖地尝试着，整个世界都浓缩成了一个隐蔽在命运最深处的出口。终于，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了它，两个人瞬间凝固了，她求生般地仰望着他，祈求他的救赎。他颤栗地俯视着她，凝视着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最后一道隔膜。只要再往前踏进一步，他和她的世界将彻底改变，不是他化为海浪包围住她，就是她变为火焰燃烧了他，是置之死地？是凤凰涅槃？是开辟鸿蒙？是归于寂寂？一切都不重要了！无法释放的痛苦转为了一种无法按捺的情感，它超越了男女之欢，它凌驾于肉欲之乐，那是两个濒临灭绝的生命同时对苦难发出的歇斯底里的怒吼。他们需要在痛苦中挣脱，需要在绝境中复活。

他最终向着她俯冲过来，用生的本能撞开了一个恢宏的出口。他们看见郁结在灵魂褶皱里的痛苦的洪流汨汨涌出，两个人的脸上都淌下了绝处逢生的泪水。接下来的余波舒缓而绵长，没有声音，却在颤栗，没有倾诉，却在悸动。他们心贴着心，肉挨着肉，每一次的呼吸都是生命复活的节奏……

当他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她知道她完整地包含了他，她被彻底地拯救了。他也知道他走进了一个需要他保护的世界，生命因责任而厚重起来。

山洞外面的风停了，皎洁的月亮圣洁地挂在天上，几颗璀璨的星斗点缀在月亮周围。沾染了露水的山路静悄悄地横陈在野草之中，开始泛绿的树木凝结成了